千万个家庭讲述着一个共同的故事

帝都天使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是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关于良医的一段论述。古人认为好的医生不仅要热爱医药专业、聪明好学，更要品德高尚。本文介绍的刘学典医生正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大夫，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事迹与一些贪图金钱、私收“红包”的医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愿更多的医生向刘学典那样永远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这里可以没有周王秦皇，也可以没有汉武唐宗，但不可没有我们笔下的这位白衣天使！

西安杂症病医院主任医师刘学典，他以解脱人们难言之苦而发扬人道主义，普救众生，宛若白衣天使降落长安，他使数以千计的人从病痛中走向明媚的春天，但，患者却不愿吐露自己的真名、不愿言传而难于披露社会，刘学典医师其人其医其事鲜为人知。

我们决定采写他。

4月26日下午，我们已是第四次来西安杂症病医院泌尿科采访刘学典主任医师了。今天与前3次同样是满房的患者，刘医生应接不暇。打过招呼，我们便坐在长条凳上。进得这个屋，大概都是患者。因而，这些男女并没有什么介意，他们想我们也许与他是“同病相怜”呢，故丝毫无避躲之意，但，我们却不能亮出身份，更不能用采访本记录……

“我为人们解除病痛，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不育症、性病，这些难言之苦常导致一个幸福的家庭破裂，甚至造成人生悲剧。我是发扬人道主义而普度众生，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刘学典极其认真地说着。是的，看什么病都可以出名，而他呢？登门的病人总吞吞吐吐，怕丢人，怕影响不好而不敢说出真名实姓，他能理解患者的心情，总是笑一笑地说：“那就记上李君、张君、王君、赵君……”为患者治愈，若是其它医生，重则送匾，轻则送旗，小则写感谢信，而他这些却很少有，病人怎好意思在这些上面落上某某某的款名呢，旗匾有，但落款处写的却是名不符实。当然，墙上挂的那些“妙手回春”、“送子神医”、“妙手除去，难言之苦”的旗匾虽送匾人难以查落，但，谁人至此，也不会说这同街上卖老鼠药之流自制的假旗招摇过市欺世盗名一样吧！

“送匾、赠旗不常有，而送物、送钱常有哩。”刘学典介绍说。随手，他从玻璃板下抽出一张印有“富寿万宁，如意吉祥”的红纸袋说：“这是前两天一对香港患者送的，这对中年夫妇患淋病3年之久，曾在新加坡、香港、广州等地治疗，花去数万元，也不曾见效，到我这只两个疗程就全愈了（男每个疗程21天，女每个疗程14天），他们给我送10000元酬金，我怎能收这多重金。盛情难却，我只留下这枚红包袋做纪念。”刘学典医生说着说着，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粉红色的请柬说，“今年春节，西安一位姓王的中年女同志给我送来这张请柬，说她儿子过百天让我去喝喜酒。”小王与爱人结婚近十年，一直怀不上孩子，四处求医，治疗多年，花去数千元，每每竹篮打水。去年初春，服用了刘医生之药，竟然怀喜，生了个胖小子。这怎能不感激刘大夫呢。

宝鸡候尤女青年，结婚数年一直不生育。世俗偏见、封建伦理、社会舆论，直压得她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公婆的埋怨声，丈夫的叹气声，小姑子的甩打声，街坊邻居的讥嘲冷讽声，使她日日行动如履薄冰，天天生活如刀尖上过日月……最近，刘学典医生收到了这位女青年的来信，信上说她2个月没来例假，经宝鸡医院检查，她怀孕了。刘医生怎能不为他的患者而兴奋呢？他连夜给这位女青年回了封祝贺信。

刘医生对我们说，治病首先要相信科学，不能靠迷信。第二要从精神入手，患者应与医生配合。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桎梏在人们的心灵打下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烙印，若男女患不育症，总感对不起列祖列宗，不求医生去求神拜佛，结果，水中捞月。特别是在乡下，世人总指脊梁骨说，先人办了缺德事，或说今人没做好事，要么说祖坟风水不好，要么说庄宅有邪等等而断子绝孙，男子在人面前直不起腰，女人抬不起头。公婆虐待媳妇有之，男人打骂女人有之，离婚者有之，甚至逼出人命者有之。男女不育，使多少人的爱情罩上阴影，使多少幸福的夫妻不和谐，使多少美满的家庭成悲剧！

刘学典医生说：“医生是依科学而治病，决不是神也不是仙，更不是古庙会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骗子，也绝非电线杆上张贴的‘祖传秘方，一次治愈’的吹牛不上税的佐门旁道游医。”

那还是28年前冬季的一天早晨，苏北大地雪花飘落，刘学典正在给火炉里添炭，突然，家门被人推开，一位浑身落满雪花的青年踉踉跄跄闯进来，见到父亲，纳头便拜，双膝跪倒在父亲脚前说：“您救救俺吧，治好了俺的病，俺给您老人家磕100个响头……”说着说着，泪涕俱下长跪不起……小小年纪的刘学典被这眼前的情景感动了，震惊之余，他陷入了沉思，一位医生如何能产生如此的心灵效应？！刚迈入缪斯艺术殿堂门槛的他又做起了安琪儿之梦，他暗暗起誓，象父亲一样，当一个医生，当一名好医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于是，他除了跟父亲学医外，一头扎进医学的海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如获至宝，汪淇笺的《妇人大全良方》和徐春甫的《妇科心境》以及奥天洞的《外科秘录》他犹如饿汉遇到面包。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他足迹踏遍半个中国。收集江苏、湖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甘肃、四川等省民间验方上万条，编写成3个集子。他为了寻中草药、尝药，曾经登临泰山、黄山、华山、五台山、太白山、峨嵋山、麦积山、崆洞山、六盘山、贺兰山。他3次到耀县拜谒药王孙思邈……春夏秋冬，他历尽高山峻岭险恶山河之困苦；苦辣涩甘，他尝尽叶根果茎，五味七色之精华。多少次，采药云中遇毒蛇猛兽险些丧生，多少次，尝草药中毒浑身过敏头昏目眩上吐下泻难下山。

巍巍昆仑山，10年磨一剑。学于古今中外之经典，用于男女老少之临床。他终于实现了安琪儿之梦，90年代第1个春天，他选择了西安——咸阳之间的三桥镇落脚，似白衣天使来到了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刘学典自信自豪地说：“我站起来，就不再趴下！”

那还是我们第3次采访中的事，一位汽车司机快言爽语地说：“刘大夫是‘济公’，不是医生，他有一种超脱。我由于不洁身自好，染上了性病，西安的大小医院跑了近10家，花了1万多元也没治好，刚来时想，如果刘大夫也治不好，我就不准备活了。刘大夫对我说。‘能治好，保证给你治好’。我的精神负担一下子轻了许多，于是便住了院，病情第1天就有好转，连用4天药就见好。”这位司机为了证实他说刘大夫是“济公”又接着告诉我们说：“这些天，我亲眼见到刘大夫给病人钱和东西的事。济南一个患者回山东时没有钱，刘大夫给买了车票，送了东西，临别，还给了几十元途中吃饭钱。”当我们问及刘学典医生这类事时，他笑着说，“出门人难，有病更难，特别是农民更是难上加难，我4月18日这一天，就送给患者路费和饭钱100多元哩。”他指着墙上夹子夹着的一张汇款收据说：“这是宝鸡县石油沟机械厂芦建新去年11月5日汇来的325.44元钱。芦当时钱不够，我先给他垫付，他回去后如数将钱给医院寄来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金哲礼当时没有钱治病，我全部都给他垫付了。刘学典医生不是为收费多少而赚钱而是为救死扶伤、解人病痛而行医。用他的话说是“救苦、救难的”。

陕棉某厂一对年轻夫妻面临感情危机，原因是丈夫患了急性化脓性尿道炎，妻子因此而嫌弃，经人介绍，男青年鼓足了勇气前来找刘大夫治疗，不到1个疗程病即全愈。岂料没过几天病又复发，经进一步检查，原来，病源在女方身上，刘大夫动员男青年说服妻子前来治病，并多次亲自给女方做思想工作，解除了她的心里负担，经治疗，这对夫妇很快康复，小俩口的生活如初，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刘学典大夫打趣地说：“干我这一行的医生，是难以出名的，别的专科大夫治好病，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不胫而飞了。可来我这里看病的，不但不给传名，还要求我给他们保密，特别是性病，往往被人们视为神秘莫测，甚至有时还出现误解，谁还愿意让人知道？其实，我治愈的性病患者远远超过了不育症患者人数，可许多人都知道我能治男女不育症，很少有人知道治性病才是我的绝招。”

铜川一对夫妻患湿疣，他们在大医院用激光治疗，反而更为扩散。这对夫妻忧心忡忡地找到刘大夫，刘学典医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以治疗，只2个疗程，上下不足1个半月就痊愈了。这对夫妻又是作揖又是磕头地感谢救命恩人。这天，我们又见咸阳国棉一厂的一对才结婚1年的小俩口也患湿疣的病人，因患病，他们连孩子也不敢要，又不敢给双方父母说，他们对刘大夫说：“只要治好病，倾家荡产也愿意。”刘学典医生却说：“我治病就是为你们幸福，如果把病治好让你倾家荡产那和不治又有什么两样……”

刘大夫瞥了一眼墙壁上“难得糊涂”的条幅说：“10天前，一位年仅24岁的西安某单位稿外事工作的姑娘染上性病来求医，我能不为她保密么？！第一个疗程，就基本上治愈。姑娘满脸的忧愁变成了一朵花儿似的爽朗。”

人人希望健康，人人就应洁身自爱，让性病这个恶魔彻底灭绝。

刘学典医生说：“患了淋病就应早治。千万不可遮掩耽误使其漫延，一害自己，二害他人。淋病，并非性交这一媒介而传染。洗澡时的大池、盆池易，脚气也易，男女洗脚盆和洗脚毛巾与洗下身不分最易，蹲式马桶也易，宾馆、旅社、招待所、公寓的被褥易，双方接吻同样易。因而，患淋病者小有几岁的儿童，大到七老八十的翁妪。许多患者并非是作风上的问题所致，这往往造成夫妇互相猜疑，感情出现裂痕，甚至离异。”刘学典医生继续说：“根治淋病非中医莫属。西医只能治表而不能治本。中草药是世界医学的瑰宝，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中华医学这一宝贵的人类财富。”

说话间，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同志满面春风地迈进刘学典医生的诊室。他是西北国棉一厂的退休干部。他是来治前列腺肥大的。去年9月10日，他在某医院动手术后住院3个月，落下了遗尿的后遗症。开始，垫着尿布，后来，生殖器上套着一个塑料袋，老人饱尝了遗尿之苦楚，听人说三桥镇杂症病泌尿科有位刘大夫能治这个病，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来，结果，第一个疗程下来，奇迹出现了。这不，今天这位姓许的老同志高高兴兴地陈述着病情好转，索要第二个疗程的中药。

“泌尿科”，中医取了个西医名，刘学典诙谐幽默地说：“难得糊涂么。”

医生是人不是神，人们呵，请相信科学。

百草收日月之华，取大地之灵，吸山川之精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于自然，益于人类。但，它却在于人类的应用，刘学典圆了调剂百草之梦。

天使在帝都。

帝王以“武功”而霸，505以“太平”而名，普救众生难言之苦的刘学典以何而争雄与争名呢？姑且不去考究，但愿人间，花好月圆……

摘自《陕西科技报》

当心祸起萧墙

80年代末，有一家报纸对90年代中国人的婚姻状况作出如下预测：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无可避免地会出两多：一是离婚再婚者多；二是婚前婚外发生性关系者多。此预测在当时曾掀起轩然大波。然而，时过3年，在青年人中意乱情迷的程度已相当可怕，性病患者增加，少数家庭面临着破裂。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据西安杂症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刘学典大夫介绍，他治病的范围一直很广泛，各种尿路疾病、男性病、男女不育、性病等，他都治，总之，他治这些病的效果都不错，颇有名望。前几年，尿毒症、尿道感染、男女不育症患者较多，可近2年，性病患者增加。他大致做了一个统计，如果平均一天来20个病人，那么其中一半肯定是性病患者。固然，他的名气、学识与医术，明显的治疗效果，加上周到的服务，如为病人单独开设病房，为病人保密等，都是吸引病人前来的因素，然而即便如此，他说：“性病患者在绝对量上增加了，不然我这个地处西安三桥新街西头偏僻的小医院里，不会来这么多性病患者。固然间接传染者占有一定的比例，可直接传染上性病的也为数不少，而且患者年龄下降，女性增多。如咸阳一位姓刘的女患者，只有20岁，患尖锐湿疣，已相当严重，她看上去清纯可人，几乎是个孩子。可诊断结果无法改变：她患有性病，并且是直接传染上的性病。虽然她仅治了1个星期就重新汇入健康的人群中，可我的担心却因此增加了。我在想：她会不会重新染上性病呢？”

刘大夫的担心发人深省。

一次，我去找刘大夫闲聊，一推门，发现科室的长椅上坐着一对衣着整洁、谈吐不俗的青年男女，尤其是那位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白皙的脸上透着红晕，正如他的伙伴在讨论报纸上刊登的台湾明星秦汉、林青霞的感情纠葛。她热烈专注的神情和悦耳的话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待她走后，我问刘大夫：“这两位治什么病？”刘大夫答：“性病。”我大吃一惊。刘大夫说：“这是小俩口，男的患二期梅毒，女的患淋病，都不轻，显然不是相互传染所致。从交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对性开放夫妻。在双双患性病的情况下，俩人的关系看去还不错，这的确令人费解。这是一个独特的家庭，这种家庭的出现是不是预示着中国人视为安乐窝的家庭也走向多元化？既有建立在排他性爱基础上的，也有建立在性自由基础上的？”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少数家庭在意乱情迷中将发生令人吃惊的变化，这是一个信号，也是向大多数尚且稳定的家庭敲响的一声警钟。（摘自《陕西日报》）

粉红色请柬

很意外今天收到一份请柬，是虹寄来的。

我心里突然一愣，“虹她真的离了，这么快又……”虹和她的丈夫和我都是，起初夫妻感情好得令人嫉妒。可美中不足，婚后七八年没有爱的结晶，近两年两个常闹别扭要离婚。开始大家还去劝说，后来时间长了觉得见面老是“阿毛”的故事，既乏味厌烦又不好说什么，自然也就疏远了。突然收到请柬岂能不使人感到意外？丈夫叮嘱我多带点钱，根据情况给买点礼品。“送什么礼品？”请柬上又没写，说不定她们是时髦的协议离婚呢！我心里觉得好笑。可是一到宴宾楼，顿觉喜气洋洋隆重程度真不亚于婚礼。虹穿着连衣裙抱着一个大胖小子和丈夫满面春风走过来。“嗬！虹也喜得贵子！”我高兴得简直跳起来，一抱好家伙足有八九斤重！厅里的人坐得满满的，有些是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都来了，也难怪，中年得子人生大喜，岂能不好好庆贺一番？大家一片欢呼寒喧声。

虹拉着我来见一位大夫说：“多亏了他，才有这胖小子！”他就是西安杂症医院泌尿科刘学典大夫。这两年报纸电台频频报道，名声颇响。刘大夫看上去四十五六岁，目慈面善，颇有风度。经虹介绍我才知道他出身医学世家，自幼随父学医得其家传杏林秘术，后又入徐州中医学院深造，经数十年研究探索，创出了自己的绝招。经他治愈的男女性病就达数千例，治好的不育症近千人，挽救了无数个婚姻即将破裂的家庭。他的高妙医术在陕西日报、陕西电台等几十家报纸电台都作过报道，声名远播。南至广东、东至天津、山东、西至新疆、甘肃都有慕名前来求医者。宴会上，大家都向这位劳苦功高的刘大夫频频敬酒，以表谢忱。他喝得醉意微熏，话多起来。说到他看病的名气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当我这一行医生，最没名。别的病治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可到我这里来看病的，不但不能传名，反而还要求我保密，特别是性病，谁愿意让人知道？其实我治好的性病最多，却远没我治不孕症的名气大！”几句话说得大家轰然大笑；我联想到大街上电线杆子上到处都贴着各种专治性病的广告招贴也笑了。刘大夫却正色告诉我，别轻信那些江湖骗子，他们都用轻粉升丹之类攻伐剧药，常常治好外表了事，却使病毒潜伏或逼毒内发，轻则致残，丧失生育能力，重则毒发送命。有人问他性病病例，他说当医生要有医德，不能光为出名，该保密一定要保密。只是感叹这几年开放后，一些腐朽的东西又复活了，性病泛滥就是其一。说到人称他“送子观音”时话多了，仅最近治好的不育症有凤翔权虎霞，枣园曹洪侠、张海英等10余人。大多用药一到两个疗程就好了。他认为不育症有的是男子精子成活率低或功能障碍，有的是因女的排卵不正常，并不全怪女方。比如：虹的不孕，就是两方面原因都有。治疗要以补肾滋阴壮阳，调经化瘀活血为主。治病要辩症施治，也不一定都要用人参、海马、鹿茸之类的贵重药品。有不少人花很多冤枉钱，并不见得治好病。听他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虹这几年治病并没有少花冤枉钱。他还告诉我他已研制出一种比较经济实用的“种子丸”准备推广。说到不孕症病例，他讲了一个极有趣的故事，咸阳一位姓麻的司机因患男性不孕，被迫与感情很好的妻子分手，回来路过他们医院门口，女的鼓励丈夫再试治一次，没想到两人离婚后又怀了孕，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刘大夫科室里挂满各种镜框锦旗，都是患者送的。还有送鸡蛋的，送200元现金的，刘大夫都拒收。他说这不仅是属守医德，更重要的是好多患者为看病已花了很多钱，再收送礼品，负担太重了，心里下不去。当然要请吃一顿，那还是肯赏光的，象今天好好吃罢，喜酒不喝白不喝！说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虹和丈夫又过来敬酒，“快！菜都凉了，别光说话忘了吃……”

回来后看请柬原来就是粉红色的，我恍然大悟，心底却甜丝丝地回味良久！

摘自《西安晚报》

西安市三桥镇新街204号西安杂症医院泌尿科

邮编：710086 电话：4241455转248

（广 告）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办公室7224642 编报部7277708 记者部7224614 副刊部7224649 广告部7282196 美编室7224654 专题部7224664 群工部7224613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